

從諸葛武侯六出祁山說到我們反攻復國

李浴日

武侯為什麼出師北伐

諸葛武侯六出祁山的壯舉，真是感動天地而泣鬼神，雖說此番作戰的目的未達成，其一不勝北伐一的偉大精神，確可作為我們今日反攻復國的楷模。

諸葛武侯自劉備死後，託孤輔佐後主，在蜀獨掌大權，但外則有魏吳的對峙，此時為和為戰，為攻為守，非做最明智的抉擇不可。然而武侯成竹在胸，唯有實踐「聯吳伐魏」的隆中決策，何況劉備臨崩時又頻頻以「伐賊」為託！故除派鄧芝赴吳說服孫權，使蜀吳重歸和好外，並認為曹魏一時不致攻蜀，乃乘此時機，先行南征，降服孟獲，消除後顧之憂，方回師以全力伐魏，並聯吳出兵，進行東西兩面夾攻魏賊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最明智的決策。

魏自曹操死後，其子曹丕繼承衣鉢，竟廢獻帝為山陽公，自立為帝，其篡奪漢祚的野心，已由陰謀成爲事實，又欲進而征服蜀吳，統一天下，自不待問。蜀漢在此嚴重威脅之下，當然不能偏安一隅，苟且無事。武侯早已洞若觀火。正如他前出師表說：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。」後出師表又說：「然不伐賊，王業亦亡；惟坐而待亡，孰與伐之！」這是說，今後蜀漢欲打破危機，不能採取被動的守勢戰略，必須爭主動，製造時勢，探求攻勢戰略。又值曹丕初斃，孫子曹芳即位，上下疑懼，此正北伐機會的來臨，故武侯不顧「讓者謂爲非計」（後出師表語），特冒危險，出師北伐，這不徒是「以攻爲守」的，還有其更大的作戰目的，即如前出師表提示：「北定中原」，「攘除奸凶」，「興復漢室，還於舊都。」

然而武侯的出師伐魏，是「才弱敵強」的（後出師表語），即以劣勢對優勢的作戰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當成爲一個長期戰爭，非二三次出師所能達成作戰的目的，故武侯斷然採取「不斷北伐」的方式，亦可以稱爲「不斷反攻」的方式，期以多次的進攻，爭取最後的勝利。

六出祁山概觀

總計武侯前後出師北伐共有六次，即史載「六出祁山」（計），茲分別略述如左：

第一次北伐——武侯自蜀漢建興三年南征回師後，經過年餘的整軍經武，於建興五年（公元二二五年）率大軍十餘萬進駐漢中，以漢中爲前進基地，

其目標第一步在奪取長安。再東進與孫權會師洛陽、許昌。由漢中進軍長安，有兩條路線：一爲橫越漢中東北秦嶺，一爲經漢中北部斜谷道。諸將以魏延爲首均主以在曹魏大軍未至之先，應循秦嶺而東，奇襲長安。而武侯則以爲「危計」不用，宜先攻渭水上流要衝祁山（今甘肅西和縣西北，山上有城）乃於建興六年初，親率主力進攻該地，魏方得報，乃遣勇將張郃帶步騎五萬往拒，武侯欲一舉將其擊滅，除留一部兵力包圍監視祁山外，另以愛將馬謖（平南蠻時勳贊武侯最力）爲先鋒，沿渭水東進，此時武侯力戒馬謖在山地戰上不可捨水上山。馬謖在祁山之北的街亭（今甘肅秦安縣）遭遇魏軍，否料他讀死書的馬謖，不遵武侯之誡，竟捨水上山，不據城池，帳部乃斷其汲道，致官兵不得水飲，軍中大亂，便被張郃打得落花流水，同時趙雲、鄧芝之兵，亦因受挫於街谷，但魏兵亦損失不少，武侯見情形如此，乃暫行退回漢中，觀作下一次的進軍。

雖說街亭的失利，論者皆謂武侯不知用人所致，其實在一個長期戰爭中，像這樣一個小失利，算不得什麼，亦在所難免，因爲武侯所爭的是最後勝利。而武侯當時却能執法如山，「揮淚斬馬謖」，以維持軍紀，並自貶三等，非賢將良將不能出此，大有兵喪孫子斬吳王愛姬的遺風。

第二次北伐——武侯於第一次出師失利，退回漢中，悲憤填膺，不回成都，仍留漢中，加緊整編，以圖再舉，但此次失利，曾引起朝中的「非議」，而武侯獨排衆議，基於如後出師表所說：「今賊適疲於西（指蜀由於進攻祁山，而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三郡，皆叛魏應漢，關中震動也。——筆者附註）又務於東（指謂魏將曹休與吳將陸遜戰于石亭又大敗也。——筆者附註）兵法乘勢，此進趨之時也。」的見解，遂實行第二次出師北伐，而後出師表即獻於此時，武侯當時的心情真是不勝慷慨激昂、痛哭流涕之至。建興六年冬，孫權正向曹魏進軍，侵入大別山，武侯接報，長安魏軍調擊孫權，乃山溪中進擊渭水之畔的重點——陳倉（即今陝西寶雞），即所謂「圍陳倉」，原欲奪此城，再東指長安。斯時該城由魏將郝昭防守，奈因城高溝深，抵抗頑強，不易攻破，雖遣雲梯衝車爲用，連攻二十餘日，仍無法攻破，旋因魏之援軍趕到，兼以軍糧缺乏，迫得退軍漢中，在退却途中，雖遭魏將王雙的追擊，由於武侯的反擊而斬其首。

第三次北伐——建興七年，武侯派陳式出擊成都、陰平（今甘肅文縣），魏雍州刺史郭淮來拒，武侯又親自統軍出至建威，郭淮聞報，驚恐退去，乃乘

勢拔武都、陰平兩郡，這是武侯於第一二次出師不利後，不得不找機會打個小勝仗，奪取一些城市，以振士氣而揚軍威。

第四次北伐——建興八年，武侯又集中兵力於漢中，將作第四次的討伐，此時魏軍反先欲分五路進兵：即以一軍溯漢江，一軍出子午河谷，一軍出斜谷關，一軍越大散關，出嘉陵江上流，一軍經祁山出武都方面，這樣的分進合擊，以期包圍殲滅漢中的蜀軍，然對此攻勢，魏將亦議論紛紛不決，一恐遭各個擊破，二恐退路被遮斷，三有糧食補給困難不繼之虞，結果決由魏稱一代怪傑王莽所會通之子午河谷進軍，由大將曹真率領，浩浩蕩蕩進發。

此時武侯得報，即由漢中進軍於漢中東方約二十里之子午河與漢江上流的合流地點——城固，據險待敵，企圖於隘路的出口處予魏軍以致命的打擊。時值大雨連綿，達三十餘日，子午河的溪谷棧道毀殆盡，交通阻塞，魏軍不能前進，並知武侯有備，被迫撤退，而武侯亦引軍還漢中。

第五次北伐——建興九年，武侯再由漢中進軍，用木牛運糧，圍攻祁山山城，與第一次攻擊的情形相同。魏以司馬懿為統帥，司馬懿以張郃為先鋒，郭淮守隴西，武侯前進迎擊，欲與司馬懿本軍一決雌雄。司馬懿見形勢不利，堅守不出。武侯遂破魏兵於鹵城（今天水伏羌縣之間，祁山之北）並斬張郃於此。武侯見無決戰的機會，又因後方補給困難，乃重行退回漢中。

第六次北伐——武侯自第五次出師北伐未成退回漢中後，經過三年的整軍經武，製造木牛流馬，築糧倉於各要點（會運米集斜谷口），修理最前線的城寨屯所，乃於建興十二年春率師十萬出漢中，越斜谷，欲取長安。此時孫權亦舉兵十萬，向魏進攻，這是蜀吳聯合作戰的一個大攻勢。固然在此之前，孫權亦屢攻魏之合肥，或襄陽，造成東西互相呼應的態勢，使魏賊應付不暇，疲於奔命。

自由日

曾今可

天地有正氣，人民有自由。不自由寧死，誓不作馬牛。北伐與抗戰，以此勝利收。爭來自由日，義士建勳猷。祖國正呼喚，民族正招求。携手推鐵幕，反攻復大仇。一月廿三日，光明照千秋。

此時，魏增兵司馬懿，使其在郿縣的渭水南面作持久戰，堅守不出。武侯則率軍紮於五丈原（在郿縣西南），數次挑戰未果，知無法與之決戰，並因補給困難，乃分兵屯田，作持久計，一俟機會成熟，立刻發動總攻擊。

武侯為引出深溝高壘的司馬懿與之決戰，曾送以巾幗婦人之服以辱之，意謂司馬懿優柔如婦人，但司馬懿仍願忍辱，而不肯出戰。倘若當時司馬懿不能忍辱貿然出戰，則必墜入武侯依於八陣圖的推演所設計的天羅地網陣地之中，迅速將其殲滅，並直搗長安，實慮中事。未幾武侯積勞成疾，醫藥罔效，不幸病卒五丈原頭，這真是歷史上最悲慘的一幕。（按武侯死後，蜀兵退去，司馬懿曾視察其營壘處所，曾嘆為「天下奇才」，可見司馬懿畏武侯如虎）時為建興十二年秋八月二十三日，壽僅五十四歲。

武侯為甚麼未能完成北伐

綜上而視，武侯的出師伐魏，一戰而勝，固為上策，但以弱敵強，則為不可能。故特採取「不斷北伐」的方式，並聯吳出兵為助，冀能造成時勢，爭取最後勝利。最不幸的就是武侯在第六次北伐中便病死軍中，正如杜甫詩曰：「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。」倘若此時武侯不死，再有十年的生命，第六次北伐未成，又作第七次第八次……的北伐，相信在與東吳密切合作之下，又以義正詞嚴，理直氣壯，必可剷除魏賊，興復漢室。名儒陳龍川作「酌古論」亦說：「孔明無死，則仲達敗，關中平，魏可擊，吳可并，禮樂可興。」實非過言。不過以戰論戰，武侯的六出祁山亦已發揮了「以攻為守」的戰略價值。倘若當時南征回師之後，只顧偏安一隅，困守不動，恐怕在魏賊諂言攻勢，間諜活躍，大兵壓境之下，不待武侯之死，早就宣告瓦解滅亡了。姜維繼承武侯的遺志，九伐中原，以保蜀土，惜因宦官黃皓蠱惑後主，下詔班師，姜維欲除黃皓未果，反不得不率軍出駐沓中，不獲十伐中原，以至不斷北伐，蜀中君臣皆溺於酒色，不求進取，使魏賊認為滅蜀之期已至，鍾會、鄧艾得以長驅直入，而蜀遂亡了。

依於上述，更可見武侯戰略思想的卓越。所以我不敢同意三國志的作者陳壽的評語：「亮理民之幹，優於將略。」即說武侯的將略非其所長。如果武侯當時以優勢的兵力對劣勢的魏賊，或為同等兵力，六出祁山，猶未能將其擊破，直搗長安許昌，還可以說不長於戰略。又有人說：武侯沒有得力的幹部為助，即沒有「謀臣如雨，猛將如雲」的條件，確為事實，但這是因囿於地理環境，人才有限，並因他死得太早，未克培養出來。所以就軍事政治天才說，武侯在三國人物中確無出其右者，非司馬懿等所能望其項背。

還有人評武侯的六出祁山是「勞民傷財」，我更不敢苟同，須知欲保全蜀，興復漢室，非可坐致，亦非廉價可得，必須不斷北伐，始可爭取最後勝利，那裡能够不勞民，又不傷財！所以當時武侯明知「民勞兵疲」（後出師表語）猶不斷出師北伐，真非以武侯之心為心不會了解這個戰爭的意義。證以今日我門反攻復國的事業，試問不經過很大的消耗，很大的犧牲，很大的流汗流血，（非僅「勞民傷財」），能不能夠重返大陸，獲得最後的勝利？有目共覩，已不待說。

再有人以武侯六出祁山，未能完成北伐為病，須知當時蜀之伐魏為以弱敵強的一個長期戰爭，自建安六年至十二年的七年中的六出祁山，乃欲完成北伐的大業，決無此事。試看國父的推翻滿清，尚須經過十次起義的失敗，自一八九五年廣州第一次起義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成功，一共十六年。今竟以此責備武侯，未免太不了解革命中與戰爭的特質。所以窮源竟委，武侯未能完成「伐賊」大業，實因死得太早，應成為定論。

因為「興復漢室」的大業是艱巨的，又須長期奮鬥始可達到目的，而天不假他以足夠的時間，較長的生命，奈何！

我們反攻復國的楷模

可是，武侯逝矣，他六出祁山、不斷北伐的偉大精神，猶在放射着萬文的光芒，成為我們今日反攻復國的楷模。

他在出師時用血淚寫成的前後出師表，真是不朽之作，為中華民族正氣之最高表現。唐白居易有詩曰：「前後出師遺表在，令人一覽淚沾襟。」而宋文天祥氏更謂：「或為出師表，鬼神泣壯烈。」其感動人之深，真非筆墨所能形容！最近我再三恭讀，尤其後出師表，令人觸景生情，感慨萬千，更得到一種深切的啓示，即我們今日不欲反攻復國則已，如欲反攻復國，則必須發揚武侯六出祁山，不斷北伐的偉大精神，亦即我向所主張的「不斷反攻論」。我不敢說以二三次之反攻，便可打垮朱毛，倘若我們不是「妄自菲薄，引喻失義。」

（前出師表語）就應爭取主動，先行自力不斷反攻（包含冷戰與熱戰），雖說我們今日亦為以弱敵強，但今日形勢與武侯當時不同，朱毛與蘇俄同為世界民主國家的敵人，故我又應發揚武侯「聯吳伐魏」的精神，想盡方法聯合國際反共力量來共同作戰，打垮朱毛。

再從後出師表看，武侯是反對坐待主義的，如說：「坐而待亡，孰與伐之！」所以過去我們沿海游擊武力的不斷突擊是對的，且已收到相當的效果，今後更不應坐待，幻想三次大戰的爆發，或要求先有充份的美援，然後反攻，一

定要爭取主動，毅然以正規軍向大陸實行不斷反攻，相信必能「鼓動風潮，造成時勢。」（國父語）更不可因坐待，弄至大家生活頹廢，精神萎靡。至於兵員坐待不戰，亦將老死病死，此武侯曾有「百臣到漢中，中間暮年耳，然喪趙雲、陽群、馬玉、閻芝、丁立、白壽、劉郃、鄧銅等，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。突將無前，賓叟青羌，散騎武騎，一千餘人。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，非一州之所有，若復數年，則損三分之二也，當何以圖敵」之嘆，（想此喪失係戰死病死及受傷致病死者）可為殷鑒。還有開創中興的事業，都是「危然後安」的，故武侯以漢高祖為喻，並力糾後主「欲以長策取勝，坐定天下」及「不危而定之」的觀念。故我們今日為光復大陸，必須準備冒最大的危險，作最大的犧牲。又在長期戰爭中，亦非每戰「必勝」的，如武侯說：「沉臣驚下，何能必勝？」且以曹操為喻，如說：「曹操五攻昌霸不下，四越巢湖不成。」所以今日我們欲反攻大陸，不能抱着「祇許勝利，不許失敗」的觀念，因為在敵強我弱的狀態之下，我們只能打算先敗後勝，或從勝敗交織中，來爭取最後勝利。

其次，武侯認為「欲以一州之地，與賊持久。」是不可能的，故必須不斷進取，聯吳伐魏。今日我們雖只擁有臺灣一省及幾個小島，却有有利的國際形勢，強大的民主國家為援，不祇可以與匪持久，且可必獲最後勝利。當日武侯在「民窮兵疲」之下，尚且不斷出師北伐，何況我們今日不是「民窮兵疲」，反之，朱毛經韓戰的大消耗後，正是「民窮兵疲」，我們應乘其「民窮兵疲」，「民怨兵怒」之時，不讓其喘息，予以聲罪致討。武侯又認為戰事既不能停息，則不論進攻或防守，其所消耗的勞力與戰費，正是相等的。如說「事不可息，則住與行，勞費正等。」這也值得我們今日考慮的。要之，我們基於武侯六出祁山的精神及理論的研究（前後出師表為其六出祁山的中心理論）認為只要再經過一個短期間的準備，即可實行總動員，把箭頭直指大陸，從過去對沿海島嶼的不斷突擊，發展為向大陸的不斷反攻，由局部的、非決戰式的反攻，發展為全面的、決戰式的反攻。亦即說人人皆抱有武侯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的決心，實行長期的不斷反攻，在反攻中，又發揮黨政軍聯合作戰的效能，特別加強思想作戰，相信必可打垮朱毛，完成歷史上最燦爛輝煌的中興復國的大業。

（註）諸葛武侯六次北伐，史稱「六出祁山」，係基於武侯北伐第一次出祁山為名，（第五次亦出祁山）其間出建威，係在祁山附近，他如出散關，待城固，由斜谷皆非出祁山也。